

中國古典文學論叢

第 2 輯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

第二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典文学编辑室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8903

1028903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

ZHONGGUO GUDIAN WENXUE LUNCO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3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7}{8}$

1985年8月北京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0019·3845

定价 1.95 元

目 录

扬雄赋新论	龚克昌 (5)
嵇康《幽愤诗》辨析	龚 斌 (24)
论左思及其文学创作	韦凤娟 (37)
陆机简论	王 毅 (55)
王勃在四川的创作活动	
——兼论唐初的士风和文风	王气中 (73)
论宋初的主要诗风	尹恭弘 (87)
论王禹偁的诗文	金启华 (104)
试谈朱淑真和她生活的年代	冀 勤 (112)
幽韵冷香白石词	杨海明 (125)
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	莫砺锋 (140)
张养浩的诗歌与散曲	
薛祥生 孔繁信 (156)	
《樗枰闲评》的实事与虚构	欧阳建 (173)
论英和父子未曾刊出的诗稿	于植元 (184)
论《儒林外史》人物的性格	陈美林 (202)
浅说刘勰对陆机的评论	
——《文心雕龙》札记之一	陈志明 (219)
刘勰论“滋味”	涂光社 (231)

从《四库提要》看纪昀的散文观张宏生 (243)

“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

——刘熙载的美学思想散论之一陶型传 (252)

周昂对《西厢记》的研究及其对金批的再批评蒋星煜 (270)

从江陵楚墓竹简看《楚辞·九歌》汤漳平 (286)

司马迁“卒于武帝之后说”斟误袁传璋 (296)

关于《玉台新咏》的版本及编者问题曹道衡 (307)

刘辰翁生平三题吴企明 (312)

· 新 书 简 介 ·

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23) 叶葱奇著《李商隐诗集疏注》(218)

董每戡著《五大名剧论》(230)

稿约.....封三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

第二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典文学编辑室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8903

1028903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

ZHONGGUO GUDIAN WENXUE LUNCO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3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7}{8}$

1985年8月北京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0019·3845

定价 1.95 元

目 录

扬雄赋新论	龚克昌 (5)
嵇康《幽愤诗》辨析	龚 斌 (24)
论左思及其文学创作	韦凤娟 (37)
陆机简论	王 毅 (55)
王勃在四川的创作活动	
——兼论唐初的士风和文风	王气中 (73)
论宋初的主要诗风	尹恭弘 (87)
论王禹偁的诗文	金启华 (104)
试谈朱淑真和她生活的年代	冀 勤 (112)
幽韵冷香白石词	杨海明 (125)
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	莫砺锋 (140)
张养浩的诗歌与散曲	
薛祥生 孔繁信 (156)	
《樗枰闲评》的实事与虚构	欧阳建 (173)
论英和父子未曾刊出的诗稿	于植元 (184)
论《儒林外史》人物的性格	陈美林 (202)
浅说刘勰对陆机的评论	
——《文心雕龙》札记之一	陈志明 (219)
刘勰论“滋味”	涂光社 (231)

从《四库提要》看纪昀的散文观张宏生 (243)

“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

——刘熙载的美学思想散论之一陶型传 (252)

周昂对《西厢记》的研究及其对金批的再批评蒋星煜 (270)

从江陵楚墓竹简看《楚辞·九歌》汤漳平 (286)

司马迁“卒于武帝之后说”斟误袁传璋 (296)

关于《玉台新咏》的版本及编者问题曹道衡 (307)

刘辰翁生平三题吴企明 (312)

· 新 书 简 介 ·

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23) 叶葱奇著《李商隐诗集疏注》(218)

董每戡著《五大名剧论》(230)

稿约封三

扬雄赋新论

龚克昌

继司马相如之后百余年，蜀郡成都又出现一位大赋家——扬雄。我以为，扬雄赋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要在司马相如赋之上，扬赋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

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称，扬雄有赋十二篇。现散见于《汉书·扬雄传》、《文选》、《古文苑》各书的，尚有《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文选》作《羽猎赋》）、《长杨赋》、《太玄赋》、《逐贫赋》、《蜀都赋》（此二赋或疑伪作，但证据不足）七篇。《解嘲》、《反离骚》虽不以赋名，但它的体制实属赋区，所以也应一体论列。依照写作时代的不同，和作者思想前后的变化，可以把这些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进行讨论。

一

扬雄在四十四岁以前，也即蛰居蜀郡成都老家和四十余岁外游京师，待诏承明殿，为汉成帝制辞作赋的时期。这时，扬雄的政治热情很高，处处关心朝廷大事，对社会充满热情，对成帝寄托着期望。如他跟汉成帝游甘泉，即上《甘泉赋》以“风”；他随成帝渡大河，祭后土，即奏《河东赋》以“劝”。这里不论是“风”还是“劝”，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殷切地希望成帝弃恶从善，做个圣明的君主，把朝政治理好，使国家富强，让人民安乐。这个时期的作品有《蜀

都赋》、《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五篇。这些作品洋溢着昂扬乐观的情调，表现出作者的追求和理想。

第一、注意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这一点在扬雄里表现得相当突出。如当扬雄跟着汉成帝去“羽猎”时，他内心马上掀起层层波澜——“（雄）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室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泽，财（才）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尧舜等帝王时刻关注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不因自己的大兴土木、大圈苑囿而侵占农民耕地，加重百姓负担。扬雄心想，有这样约身束己的圣主就好了。可是历史上偏偏有一些逞情纵欲的国君，如齐宣王，汉武帝等人。“武帝广开上林，……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器械储峙、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汉武帝在生活作风上的豪华奢靡是他以前任何一个帝王所难于比拟的，《三辅黄图》一书所收的三辅地区秦汉期间所营建的数以百计的宫殿楼阁，就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所营造。《黄图》作者痛斥武帝“骋其邪心以夸天下”，是很中肯的。扬雄上面所作的指责，也是符合事实的。扬雄就是担心汉成帝摒除尧舜不学，而效尤汉武，以致殃及“齐民”，所以急切地写赋以讽。

在《校猎赋》里，扬雄也是有这样的用意。赋在描写汉成帝组织了一场“刮野扫地”的田猎之后，接着写成帝的觉醒——“丞民乎农桑，劝之以弗怠，偕男女，使莫违，恐贫穷者不徧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储，……放雉兔，收置罟，麋鹿芻蕘，与百姓共之，……未遑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汉成帝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只不过是作者一厢情愿而已。但作者之所以这样写，不正也表达出了他的主张和理想吗？他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关注跃然纸上。

如果说在《校猎赋》里，所写汉成帝羽猎游观对百姓的危害尚属间接，那么在《长杨赋》里，所写成帝的举止就直接危害到百姓的

生产和生活了——“明年，上（成帝）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罟罾，捕熊羆、豪猪，……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以风。”（《长杨赋》序）汉成帝为了显示自己的淫威，竟不顾农民的死活，驱民入南山为其捕抓野兽。扬雄对此是甚为不满的。为了批评汉成帝这种虐民行为，他借子墨客卿的口，直截了当地指责起汉成帝来——“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左太华而右褒斜，……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岂为民乎哉？”随后，写翰林主人虽千方百计为汉成帝“夺民”的错误行为辩护，但那不过是反话正说而已。因为如果汉成帝的行为真没有错，他就应一直实行下去，没有必要改弦易辙，弃奢从俭了。扬雄对农民的这种态度，我们从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如《连珠》之二说：“吏不苟暴，役赋不重，财力不伤，安土乐业，民之乐也。”在《大司农箴》里，他一再要求统治者重视农业，减轻赋税，珍惜民力，让老百姓有条件从事生产，能勉强地生活下去。这和那两首赋里所表现的思想是吻合的。

扬雄之所以时时刻刻注视百姓的现状，记挂他们的生产生活，也可能与他个人的生活比较困顿，对人民的疾苦容易理解，从而关怀他们的痛痒有关，但关键还是他的儒家思想在起作用。我们知道，儒家总结了中国以往历代王朝统治人民的经验，从而得出，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创建封建王朝的光辉业绩，就得处理好农民这个大问题，要给他们提供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统治者就得适当地约束自己。扬雄的赋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提问题的。所以扬雄最后总是称赞封建王朝是什么“延光于将来，比荣于往号”（《长杨赋》）。一切都为封建王朝久治长安计，除此之外，别无所图。

第二，反对帝王过分的侈靡。这一点与上一点联系在一起。从上面我们所引扬赋的序文和赋里所描写的要求天子抑奢就俭、改弦易辙就可以看得出来。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扬赋是如何直接具体地暴露天子的淫逸。《汉书·扬雄传》说：“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指天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这段文字的意思是，他看到汉武帝所兴建的一大群宫馆楼台，实在太华丽了，但批评又不是时候，沉默又不能够，便采取“推而隆之”的手法，即对这个建筑群进行极度夸张的描绘，说明不是人世间所能做到的，只有靠鬼神的力量才能完成，以此来渲泄自己的不满。同时，也借此说给当今的皇帝——汉成帝听，让他听出弦外之音，从而警觉起来，不再沉缅在象汉武帝那样的淫奢之中。所以这种“推而隆之”的手法，实际上也就是说反话，即对自己所要否定的对象进行极力的渲染，貌似赞扬，而骨子里却是暴露批评。

是时未臻夫甘泉也，乃望通天之绎绎；下阴潜以惨懔兮，上洪纷而相错；直峣峣以造天兮，厥高庆而不可乎弥度。

还没有到达甘泉宫，就望见高入云天的通天台。它到底有多高，人们无法丈量。这是多么夸张的笔触！其实通天台也只是三十丈高。赋那样说无非是为了耸人听闻。这是一种先声夺人的笔法。下面才进入写甘泉宫的高楼大厦：

于是大厦云谲波诡，摧囀而成观；仰矫首以高视兮，目冥眴而亡见；正浏漓以弘惝兮，指东西之漫漫；徒徊徊以惶惶兮，魂眇眇而昏乱；据轸轩而周流兮，忽块圯而亡垠，……配帝居之悬圃兮，象泰一之威神。

这是走到大厦跟前所见，它高看不到顶，大望不到边；想爬上去转

一转，又恐怕走不到尽头，弄得人们精神迷离恍惚，觉得它简直象天帝的宫殿一样壮丽了。扬雄这样说，可以看出他感触之深，沈痛之至，不满情绪已流露字里行间了。但作者还不就此罢休，接着又写洪台：

洪台崛其独出兮，檝(至)北极之嶭嶭；列宿迺施于上荣(屋翼)兮，日月才经于枲振(屋宇端)；雷郁律于巖窔兮，电倏忽于墙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长途而下颠。

大台兀然而起，高出北极，日月星辰从它的屋檐经过，雷电交作于其墙根，鬼神还没有爬到顶就纷纷颠堕下来。这样的高峻，哪里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作者慨叹的语气更重了，批评的意味也更加强烈了。

当然，作者也不是一味地说反话，有时他也迳下针砭，直截了当地说甘泉宫是“袭璇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亡国肃乎临渊”。璇室筑于夏桀，倾宫作于殷纣，而甘泉承袭其后，作者之意不言自明。所以《文选》李善注引服虔说：“以此微谏也”。

从扬雄对汉文帝的赞颂，也可以看出他反对帝王淫逸的态度：

逮至圣文，……躬服节俭，绋衣不弊，革鞜(皮鞋)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溲瑱而疏珠玕，却翡翠之饰，除雕琢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宴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

扬雄这些记叙，并非谀词，汉文帝的确是我国历史上有数的以俭约著称的帝王。《史记·孝文帝纪》记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值)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绋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

得曳地，帟帟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扬雄歌颂汉文帝的俭省，正是为了反对汉成帝的奢华。类似这种情况，我们从《少府箴》、《太仆箴》、《将作大匠箴》、《上林苑令箴》也都可以得到印证。政论家贡禹曾指出，统治阶级的奢侈淫靡，乃“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汉书·贡禹传》）。在那个奢风日炽的西汉末世，扬雄的作品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第三，歌颂祖国统一和强盛。这一点在《益州牧箴》、《幽州牧箴》、《交州牧箴》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如《交州牧箴》说：“交州（辖今两广及越南境）荒裔，水与天际；越裳（在今越南南部）是南，……周公摄祚，白雉是献；昭王陵迟，周室是乱，越裳绝贡。……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黄支（古国名），杭（航）海三万，来牵其犀。”这里包含着对汉武帝壮大国力，恢复疆宇事迹的歌颂。这种情况在赋里也有所表现，但往往表现得比较曲折、含蓄，须细心加以体察才能看出。如在《长杨赋》里，作者大谈汉帝国创业的艰难，和汉成帝为守住帝业，平时就注意进行阅兵练武，保卫国土等活动。这自然是对汉成帝寄予希望。他一方面批判了昏君误国，同时又大颂一些英主，以表达他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关注：

昔有彊秦，封豕其土，寃竄其民，蚩蚩之徒，相与磨牙而争之；豪俊麇沸云扰，群黎为之不康。

作者把暴秦喻为凶兽，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切的。秦在租赋、徭役、刑罚等方面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确实是很残酷的。中国自古就有所谓“苛政猛于虎”的说法。不然，也就不能理解秦为什么仅存十五年便灭亡，成为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赋接着对战败了项羽，重新统一中国，并开始实行符合时宜的“与民休息”政策，为

兴盛的汉朝打下良好基础的高祖，给于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屈，振人之所乏；规亿载，恢帝业，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

汉高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叛，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氓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

熏鬻指匈奴。西汉初年，匈奴达到了空前的强盛，它统治着东至辽东，北至贝加尔湖，西至西域，南与中国接壤的亚洲东北部广大地区。匈奴上层统治者侵略成性，时常掠夺汉朝边境人畜财物。汉朝虽一直采取忍让的和亲政策（冒顿单于甚至胆敢戏弄吕后，吕后也只好屈辱忍让），这个政策在某些时候确也起过一定作用，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匈奴对汉王朝的态度。这种情况一直到汉武帝登位后才有根本改变：

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骠卫，……碎锁韁，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分势单于，磔裂属国，……皆稽颡、树颌，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

大汉帝国从建立起，到武帝登位，已有六十来年。这时国势已极强盛。所以他即位不久，就放弃输金赠币的屈辱求和政策。从公元前三二年起，汉武帝就开始了对匈奴的征讨。在卫青、霍去病等一批名将的统率下的大军，经过长期的奋战，匈奴犯边的困境才基本解除。《长杨赋》写道：

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躡足抗首，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汉武帝打败了匈奴后，四周少数民族的问题也相继解决，中国终于

成为一个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强大的国家。社会的安定和各民族间文化技术的交流，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汉族以及对各少数民族都是有利的。当然，汉武帝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也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但那是第二位的。汉武帝为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主要的。

《长杨赋》之所以竭力歌颂对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的帝王，强调“安不忘危”，与当时的形势是有关的。我们知道，“西汉的政权，从成帝时起，即开始走上崩溃的过程，迄于哀、平，崩溃决裂，遂不可收拾。”（翦伯赞《中国史纲》）所以，当时北境虽呈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但在这个景象的背后，却隐伏着严重的战争危机，存在着新的战火的重燃。匈奴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力量又渐渐恢复过来了，随后由于王莽的失策，匈奴又成为汉家的劲敌就是证明。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扬雄竭力歌颂当代帝王的武功，但他绝非唯武力主义者，亦非大汉族主义者，他大体上是主张汉王朝与匈奴和睦相处共为一家。这一点我们从《谏不受单于朝书》（见《汉书·匈奴传》）就可以约略看到。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匈奴单于上书请求入朝称臣。当时朝廷公卿均以为“虚费府帑”而主张“勿许”，但扬雄却力排众议，劝哀帝接受匈奴入臣。他从汉以来与匈奴斗争的历史，指出即使是最强盛的汉武帝时期，匈奴也只是请求“和亲”，而“未肯称臣”；宣帝时，匈奴内乱，王朝对策也只是“欲朝者不拒”，“不欲（朝）者不强（不强）”。现在匈奴主动要求入朝称臣，正是团结匈奴难得的机会：“今单于……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奈何拒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焉得不为大忧乎！”作者对匈奴入朝称臣完全抱欢迎的态度，并期望通过此事，与匈奴建立相互间的和睦关系。作者最后还说，“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